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

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，忙至前邊來，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。寶玉自是歡喜，忙去換衣服，跟了王夫人到那裡。見甄家的形景，自與榮寧不甚差別，或有一二稍盛的。細問，果有一寶玉。甄夫人留席，竟日方回。寶玉方信。因晚間回家來，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，定名班大戲，請過甄夫人母女。後二日，他母女便不作辭，回任去了。無話。這日，寶玉因見湘雲漸愈，然後去看黛玉。正值黛玉纔歇午覺，寶玉不敢驚動，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線，便上來問他：「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些？」紫鵲道：「好些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寧可好了罷！」紫鵲笑道：「你也念起佛來，真是新聞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所謂『病急亂投醫』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，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，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，說道：「穿這樣單薄，還在風口裡坐著，時氣又不好，你再病了，越發難了。」紫鵲便說道：「從此僭們只可說話，別動手動腳的。一年大，二年小的，叫人看著不尊重，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。你總不留心，還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，如何使得？姑娘常常吩咐我們，不叫和你說笑。你近來瞧他，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！」說著，便起身攜了針線，進別的房裡去了。

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，只瞅著竹子發了一回呆。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，掃竹葉子，頓覺一時魂魄失守，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直呆了一頓飯的工夫，千思萬想，總不知如何是可。偶值雪雁從王夫人屋裡取了人參來，從此經過，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，手托著腮頰，正出神呢。不是別人，卻是寶玉。雪雁疑惑道：「怪冷的，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？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，敢是他也犯了獸病了？……」一邊想，一邊就走過來，蹲著笑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呢？」寶玉忽見了雪雁，便說道：「你又做什麼來找我？你難道不是女兒？他既防嫌，不許你們理我，你又來尋我，倘被人看見，豈不又生口舌？你快家去罷。」

雪雁聽了，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，只得回至屋裡。黛玉未醒，將人參交給紫鵲。紫鵲因問他：「太太做什麼呢？」雪雁道：「也睡中覺呢，所以等了這半天。姐姐，你聽笑話兒：我因等太太的工夫，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屋裡說話兒，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。我只當有什麼話說，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，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，明兒送殯去，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，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。我想：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，往這地方去，恐怕弄壞了，自己的捨不得穿，故此借別人的穿。借我的，弄壞了也是小事，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僭們跟前？所以我說：我的衣裳簪環，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著呢。如今先得去告訴他，還得回姑娘，費多少事，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，不如再轉借罷。」紫鵲笑道：「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：你不借給他，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，叫人怨不著你。他這會子就去呀？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？」雪雁道：「這會子就去，只怕此時已去了。」紫鵲點頭。雪雁道：「只怕姑娘還沒醒呢，是誰給了寶玉氣受？坐在那裡哭呢。」紫鵲聽了，忙問：「在那裡？」雪雁道：「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。」

紫鵲聽了，忙放下針線，又囑咐雪雁：「好生聽叫。要問我，答應我就來。」說著，便出了瀟湘館，一徑來尋寶玉。走至寶玉跟前，含笑說道：「我不過說了那麼句話，為的是大家好。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，弄出病來還了得！」寶玉忙笑道：「誰賭氣了？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，我想你們既這樣說，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，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——我所以想到這裡，自己傷起心來了。」

紫鵲也便挨他坐著。寶玉笑道：「方纔對面說話，你還走開，這會子怎麼又來挨著我坐？」紫鵲道：「你都忘了？幾日前頭，你們姐兒兩個正說話，趙姨娘一頭走進來，——我纔聽見他不在家，所以我來問你——正是，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『燕窩』就不說了，總沒提起，我正想著問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也沒什麼要緊。不過我想著寶姐姐也是客中，既吃燕窩，又不可間斷，若只管和他要，也太托實。雖不便和太太要，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，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。我告訴他的，竟沒告訴完。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，這也就完了。」紫鵲道：「原來是你說了，這又多謝你費心。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，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？這就是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要天天吃慣了，吃上三二年就好了。」紫鵲道：「在這裡吃慣了，明年家去，那裡有這閒錢吃這個？」

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誰家去？」紫鵲道：「妹妹回蘇州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又說白話。蘇州雖是原籍，因沒了姑母，無人照看，纔接了來的。明年回去找誰？可見撒謊了。」紫鵲冷笑道：「你太看小了人！你們賈家獨是大族，人口多的？除了你家，別人只得一父一母，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？我們姑娘來時，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，雖有叔伯，不如親父母，故此接來往幾年。大了該出閣時，自然要送還林家的。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？林家雖貧到沒飯吃，也是世代書香人家，斷不肯將他家的丟給親戚，落的恥笑。所以早則明年春，遲則秋天，這裡縱不送去，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了。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，叫我告訴你，將從前小時玩的東西，有他送你的，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；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。紫鵲看他怎麼回答，等了半天，見他只不作聲。纔要再問，只見晴雯找來，說：「老太太叫你呢。誰知在這裡。」紫鵲笑道：「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，我告訴了他半天，他只不信，你倒拉他去罷。」說著，自己便走回房去了。

晴雯見他默默的，一頭熱汗，滿臉紫脹，忙拉他的手，一直到怡紅院中。襲人見了這般，慌起來了，只說時氣所感，熱身被風撲了。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，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，口角邊津液流出，皆不知覺。給他個枕頭，他便睡下；扶他起來，他便坐著；倒了茶來，他便吃茶。眾人見了這樣，一時忙亂起來，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，先要差人去請李嬭嬭來。

一時，李嬭嬭來了。看了半天，問他幾句話，也無回答；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，嘴脣人中上著力掐了兩下，掐得指印如許來深，竟也不覺疼。李嬭嬭只說了一聲：「可了不得了！」「呀」的一聲，便擡頭放聲大哭起來。急得襲人忙拉他說：「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，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去。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？」李嬭嬭搥床搗枕說：「這可不中用了！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！」

襲人因他年老多知，所以請他來看。如今見他這般一說，都信以為實，也哭起來了。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。襲人聽了，便忙到瀟湘館來，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，也顧不得什麼，便走上來問紫鵲道：「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？你瞧瞧他去！你回老太太去，我也不管了！」說著，便坐在椅上。

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，又有淚痕，舉止大變，更不免也著了忙，因問：「怎麼了？」襲人定了一回，哭道：「不知『紫鵲姑奶奶』說了些什麼話，那個獸子眼也直了，手腳也冷了，話也不說了！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，已死了大半個了！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，那裡放聲大哭，只怕這會子都死了！」

黛玉聽此言，李嬭嬭乃久經老嫗，說不中用了，可知必不中用，哇的一聲，將所服之藥，一口嘔出，抖腸搜肺，炙胃扇肝的，啞聲大嗽了幾陣。一時面紅髮亂，目腫筋浮，喘的抬不起頭來。紫鵲忙上來搥背。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，推紫鵲道：「你不用搥，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！」紫鵲說道：「我並沒說什麼！不過是說了幾句玩話，他就認真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，每每玩話認了真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說了什麼話；趁早兒去解說，他只怕就醒過來了。」

紫鵲聽說，忙下床，同襲人到怡紅院。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。賈母一見了紫鵲，便眼內出火，罵道：「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？」紫鵲忙道：「並沒敢說什麼，不過說幾句玩話。」誰知寶玉見了紫鵲，方「噯呀」了一聲，哭出來了。眾人一見，都放下心來。賈母便拉住紫鵲，——只當他得罪了寶玉，所以拉紫鵲——命他賠罪。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，死也不放，說：

「要去連我帶了去！」

眾人不解，細問起來，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玩話，引出來的。賈母流淚道：「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，原來是這句玩話！」又向紫鵲道：「你這孩子，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，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，平白的哄他做什麼？」薛姨媽勸道：「寶玉本來心實，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，他姊妹兩個，一處長得這麼大，比別的姊妹更不同。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，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，便是冷心腸的大人，也要傷心。這並不是什麼大病，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，吃一兩劑藥就好了。」

正說著，人回：「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。」賈母道：「難為他們想著，叫他們來瞧瞧。」寶玉聽了一個「林」字，便滿床鬧起來說：「了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，快打出去罷！」賈母聽了，也忙說：「打出去罷！」又忙安慰說：「那不是林家的人，林家的人都死絕了。再沒人來接他，你只管放心罷！」寶玉道：「憑他是誰！除了林妹妹，都不許姓林了！」賈母道：「沒姓林的來。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。」一面吩咐眾人：「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，你們也別說『林』字兒。——孩子們，你們聽了我這句話罷？」眾人忙答應，又不敢笑。

一時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□錦榻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車，便指著亂說：「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？灣在那裡呢！」賈母忙命拿下來。襲人忙拿下來。寶玉伸手要，襲人遞過去。寶玉便掖在被中，笑道：「這可去不成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。

一時，人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賈母忙命快進來。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寶釵等暫避入裡間，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。王太醫進來，見許多的人，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，拿了寶玉的手，診了一回。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。王太醫也不解何意，起身說道：「世兄這症，乃是急痛迷心。古人曾云，『痰迷有別：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，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，有急痛壅塞者，此亦痰迷之症，係急痛所致，不過一時壅蔽，較別的似輕些。』」賈母道：「你只說怕不怕，誰和你背藥書呢？」王太醫忙躬身笑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賈母道：「果真不妨？」王太醫道：「實在不妨。都在晚生身上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著，請外頭坐，開了方兒。吃好了呢，我另外預備謝禮，叫他親自捧了，送去磕頭；要耽誤了，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！」王太醫只管躬身陪笑，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他原聽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，故滿口說「不敢」，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，猶說「不敢」，賈母與眾人反倒笑了。

一時，按方煎藥。藥來服下，果覺比先安靜。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，只說：「他去了就是要回蘇州去了！」賈母王夫人無法，只得命紫鵲守著他，另將琥珀去伏侍黛玉。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。這晚間寶玉稍安，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，一夜遣遣人來問幾次信。李媽奶媽帶宋媽等幾年老人用心看守，紫鵲、襲人、晴雯等日夜相伴。有時寶玉睡去，必從夢中驚醒，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，便是說有人來接。每一驚時，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。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——各樣上方秘製諸藥——按方飲服，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，漸次好了起來。寶玉心下明白，因恐紫鵲回去，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。紫鵲自那日也著實後悔，如今日夜辛苦，並沒有怨意。襲人心安神定，因向紫鵲笑道：「都是你鬧的，還得你來治。——也沒見我們這位獸爺，聽見風兒就是雨，往後怎麼好！」暫且按下。

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，天天過來瞧瞧，見寶玉明白了，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瞧，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。原來他起先那樣，竟是不知的；如今聽人說，還不信。無人時，紫鵲在側，寶玉又拉他的手，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嚇我？」紫鵲道：「不過是哄你玩罷咧，你就認起真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，如何是玩話呢？」紫鵲笑道：「那些話，都是我編的。林家真沒了人了；縱有，也是極遠的族中，也都不在蘇州住，各省流寓不定。縱有人來接，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。」寶玉道：「便老太太放去，我也不依！」紫鵲笑道：「果真的不依？只怕是嘴裡的話。你如今也大了，連親也定下了，過二三年再娶了親，你眼睛裡還有誰了？」

寶玉聽了，又驚問：「誰定了親？定了誰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；不然，那麼疼他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人人只說我傻，你比我更傻！不過是句玩話。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。果然定下了他，我還是這個形景了？先是我發誓賭咒，砸這勞什子，你都沒勸過嗎？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，你又來惱我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咬牙切齒的，又說道：「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，把心迸出來，你們瞧見了，然後連皮帶骨，一概都化成一股灰，再化成一股煙，一陣大風，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，這纔好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滾下淚來。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，替他擦眼淚，又忙解釋道：「你不用著急。這原是我心裡著急，纔來試你。」

寶玉聽了，更又詫異，問道：「你又著什麼急？」紫鵲笑道：「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，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。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，偏偏他又和我極好，——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□倍——一時一刻，我們兩個離不開。我如今心裡卻愁他倘或要去了，我必要跟了他去的。我是合家在這裡，我若不去，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；若去，又棄了本家。所以我疑惑，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。誰知你就傻鬧起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是你愁這個，所以你是傻子！從此後再別愁了！我告訴你一句打薑兒的話：活著，俺們一處活著；不活著，俺們一處化灰，化煙。如何？」

紫鵲聽了，心下暗暗籌畫。忽有人來回：「環爺蘭哥兒問候。」寶玉道：「就說難為他們，我纔睡了，不必進來。」婆子答應去了。紫鵲笑道：「你也好了，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這話。我昨夜就要叫你去，偏又忘了。我已經大好了，你就去罷。」紫鵲聽說，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。寶玉笑道：「我看見你文具兒裡頭有兩三面鏡子，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。我擱在枕頭旁邊，睡著好照，明日出門帶著也輕巧。」紫鵲聽說，只得與他留下。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，然後別了眾人，自回瀟湘館來。

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，未免又添些病症，多哭幾場。今兒紫鵲來了，問其原故，已知大愈，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。夜間人靜後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，悄悄向黛玉笑道：「寶玉的心倒實：聽見俺們去，就這麼病起來。」黛玉不答。紫鵲停了半晌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一動不如一靜。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，別的都容易，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，脾氣、性情，都彼此知道了的。」黛玉啞道：「你這幾天還不乏，趁這會子不歇一歇，還嚼什麼蛆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倒不是白嚼，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。替你愁了這幾年：又沒個父母兄弟，誰是知疼著熱的？趁早兒，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，作定了大事要緊。俗語說，『老健春寒秋後熱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，那時雖也完事，只怕耽誤了時光，還不得趁心如意呢。公子王孫雖多，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，今兒朝東，明兒朝西？娶一個天仙來，也不過三夜五夜，也就擱在脖子後頭了。甚至於憐新棄舊、反目成仇的，多著呢。娘家有人有勢的，還好；要像姑娘這樣的，有老太太一日好些，一日沒了老太太，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。——所以說，拿主意要緊。姑娘是個明白人，沒聽見俗語說的『萬兩黃金容易得，知心一個也難求？』」

黛玉聽了，便說道：「這丫頭今日可瘋了！怎麼去了幾日，忽然變了一個人？我明日必回老太太，退回你去，我不敢要你了。」紫鵲笑道：「我說的是好話，不過叫你心裡留神，並沒叫你為非作歹。何苦回老太太？叫我吃了虧，又有什麼好處？」說著，竟自己睡了。

黛玉聽了這話，口內雖如此說，心內未嘗不傷感。待他睡了，便直哭了一夜，至天明，方打了一個盹兒。次日，勉強盥漱了，吃了些燕窩粥。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，又囑咐了許多話。

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，自賈母起，諸人皆有祝賀之禮，黛玉也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。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，請賈母與王夫人等，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。至晚散時，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，方回房去了。

次日，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請夥計吃了一日酒，連忙了三四天，方纔完結。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煙生得端雅穩重，且家道貧寒，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，便欲說給薛蝌為妻。因薛蝌素昔行止浮奢，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忽想起薛蝌未娶，看他二

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，因謀之於鳳姐兒。

鳳姐兒笑道：「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，這事等我慢謀。」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，鳳姐兒便和賈母說：「姑媽有一件事要求老祖宗，只是不好啟齒。」賈母忙問何事，鳳姐兒便將求親一事說了。賈母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？這是極好的好事。等我和你婆婆說，沒有不依的。」因回房來，即刻就命人叫了邢夫人過來，硬作保山。邢夫人想了一想，薛家根基不錯，且現今大富，薛蝌生得又好，且賈母又作保山，將計就計，便應了。

賈母□分喜歡，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。二人見了，自然有許多謙詞。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。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，如何不依？早極口的說：「妙極！」賈母笑道：「我最愛管閒事，今日又管成了一件，不知得多少謝媒錢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總抬了整萬銀子來，只怕不稀罕。但只一件：老太太既是作媒，還得一位主親纔好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別的沒有，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。」

說著，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。賈母告訴他原故，彼此忙都道喜。賈母吩咐道：「偕們家的規矩，你是盡知的，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。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，不可太省，也不可太費，把他兩家的事周全了回我。」尤氏忙答應了。薛姨媽喜之不盡，回家命寫了請帖，補送過寧府。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，本不欲管，無奈賈母親自囑咐，只得應了，惟付度邢夫人之意行事。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，倒還易說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煙為媳，合宅皆知。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煙去住，賈母因說：「這又何妨？兩個孩子，又不能見面。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，一個小姑子，又何妨？況且都是女孩兒，正好親近些呢。」邢夫人方罷。

那薛蝌岫煙二人，前次途中，曾有一面知遇，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。只是那岫煙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，不好和寶釵姐妹共處閒談；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，更覺不好意思。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，雖是女兒，還不是那種佯羞詐愧，一味輕薄造作之輩。

寶釵自那日見他起，想他家業貧寒；二則別人的父母都是年高有德之人，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，於女兒分上平常；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，亦非真心疼愛；且岫煙為人雅重，一一迎春是個老實人，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，如何能管到他身上一一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，或有虧乏，無人照管，他又不向人張口；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，也不敢叫邢夫人知道，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。如今卻是眾人意料之外奇緣，作成這門親事。岫煙心中先取中寶釵，有時仍與寶釵閒話，寶釵仍以「姊妹」相呼。

這日，寶釵因來瞧黛玉，恰值岫煙也來瞧黛玉，二人在半路相遇。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，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。寶釵笑問他：「這天還冷的很，你怎麼倒全換了來的了？」岫煙見問，低頭不答。寶釵便知道有了原故，因又笑問道：「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？鳳姐姐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。」岫煙道：「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的。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：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，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；要什麼，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，能著些搭著就使了。姐姐想，二姐姐是個老實人，也不大留心。我使他的東西，他雖不說什麼，他那些丫頭媽媽，那一個是省事的？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？我雖在那屋裡，卻不敢便使喚他們。過三天五天，我倒得拿些錢出來，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。因此，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夠使。如今又去了一兩。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。」寶釵聽了，愁歎道：「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，後年纔進來。若是在這裡，琴兒過去了，好再商議你的事，離了這裡就完了。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，也斷不敢先娶親的。如今倒是一件難事。再遲兩年，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。等我和媽媽再商議。」

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，問道：「這是誰給你的？」岫煙道：「這是三姐姐給的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他見人人皆有，獨你一個沒有，怕人笑話，故此送一個，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。」岫煙又問：「姐姐此時那裡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到瀟湘館去。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丫頭送來，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，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，早晚好穿；不然，風閃著還了得！——但不知當在那裡了？」岫煙道：「叫做什麼恆舒，是鼓樓西大街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鬧在一家去了！夥計們倘或知道了，好說人沒過來，衣裳先來了。」岫煙聽說，便知是他家的本錢，也不答言，紅了臉，一笑走開。

寶釵也就往瀟湘館來，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，正說閒話呢。寶釵笑道：「媽媽多早晚來的？我竟不知道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這幾日忙，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，所以今日瞧他兩人。都也好了。」黛玉忙讓寶釵坐下，因向寶釵道：「天下的事，真是人想不到的。拿著姨媽和大舅母說起，怎麼又作一門親家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？自古道：『千里姻緣一線牽。』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兒，預先注定，暗裡只用一根紅絲，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，憑你兩家那怕隔著海呢，若有姻緣的，終久有機會作成了夫婦。這一件事，都是出人意料之外。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，或是年年在一個處，已為是定了的親事，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，再不能到一處。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，此刻也不知在眼前，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！」寶釵道：「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：「偕們走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瞧瞧！這麼大了，離了姨媽，他就是個最老道的；見了姨媽，他就撒嬌兒。」薛姨媽將手摩弄著寶釵，向黛玉歎道：「你這姐姐，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。著了正經事，就有話和他商量；沒有了事，幸虧他開我的心。我見了他這樣，有多少愁不散的！」

黛玉聽說，流淚歎道：「他偏在這裡這樣，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，故意來形容我！」寶釵笑道：「媽媽，你瞧他這輕狂樣兒，倒說我撒嬌兒！」薛姨媽道：「也怨不得他傷心，可憐沒父母，到底沒個親人。」又摩挲著黛玉，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別哭。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，不知我心裡更疼你呢？你姐姐雖沒父親，到底有我，有親哥哥，這就比你強了。我常和你姐姐說，心裡很疼你，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。他們這裡人多嘴雜，說好話的人少，說歹話的人多，不說你無依靠，為人做人配人疼；只說我們看著老太太疼你，我們也沾上水去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姨媽既這麼說，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。姨媽若是棄嫌，就是假意疼我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不厭我就認了。」寶釵忙道：「認不得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怎麼認不得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：我哥哥還沒定親事，為什麼反將那妹妹先說給我兄弟了？是什麼道理？」黛玉道：「他不在家，或是屬相生生日不對，所以先說與兄弟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是這樣。我哥哥已經相準了，只等來家纔放定，也不必提出人來。我說你認不得娘的，細想去！」說著，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。

黛玉聽了，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，說道：「姨媽不打他，我不依！」薛姨媽摟著他笑道：「你別信你姐姐的話，他是和你玩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，聘作媳婦，豈不比外頭尋的好？」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，口內笑說：「你越發瘋了！」薛姨媽忙笑勸，用手分開方罷。又向寶釵道：「連那姑娘我還怕你哥哥糟蹋了他，所以給你兄弟，別說這孩子。我也斷不肯給他。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，偏生又有了人家；不然，倒是門子好親事。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，老太太還取笑說：『我原要說他的人，誰知他的人沒到手，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！』雖是玩話，細想來，倒也有些意思。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，我雖無人可給，難道一句話也沒說？我想你寶兄弟，老太太那樣疼他，他又生得那樣，若要外頭說去，老太太斷不中意，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，豈不四角俱全？」黛玉先還怔怔的聽，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，便啐了寶釵一口，紅了臉，拉著寶釵，笑道：「我只打你！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可奇了！媽媽說你，為什麼打我？」紫鵑忙跑來笑道：「姨太太既有這主意，為什麼不和老太太說去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孩子急什麼？想必催著姑娘出了閣，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子去了。」紫鵑飛紅了臉，笑道：「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！」說著，便轉身去了。黛玉先罵：「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！」後來見了這樣，也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該，該，該！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。」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。

一語未了，忽見湘雲走來，手裡拿著一張當票，口內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賬篇子？」黛玉瞧了，不認得。地下婆子都笑道：「這可是一件好東西！這個乖不是白教的！」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，正是岫煙纔說的當票子，忙著攆起來。薛姨媽忙說：「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，回來急的他們找。那裡得的？」湘雲道：「什麼是當票子？」眾婆子笑道：「真真是位獸姑娘！連當票子也不知道。」薛姨媽歎道：「怨不得。他真真是侯門千金，而且又小，那裡知道這個？那裡去看這個？就是家下人有這個，他如何得

見？別笑他是馱子，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，也都成了馱子呢。」眾婆子笑道：「林姑娘纔也不認得。別說姑娘們，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，只怕也還沒見過呢。」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。湘雲黛玉二人聽了，方笑道：「這人也太會想錢了。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麼？」眾人笑道：「這更奇了。『天下老鴿一般黑』，豈有兩樣的？」薛姨媽因又問：「是那裡拾的？」湘雲方欲說時，寶釵忙說：「是一張死了沒用的，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。香菱拿著哄他們玩的。」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，也就不問了。

一時，人來回：「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。」薛姨媽起身去了。這裡屋內無人時，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。湘雲笑道：「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給鶯兒，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，只當我沒看見。我等他們出去了，我偷著看，竟不認得。知道你們都在這裡，所以拿來大家認認。」黛玉忙問：「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？既當了，怎麼又給你？」

寶釵見問，不好隱瞞他兩個，便將方纔之事，都告訴了他二人。黛玉聽了，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」，不免也要感歎起來了。湘雲聽了，卻動了氣，說道：「等我問著二姐姐去！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，給你們出氣，何如？」說著，便要走出去。寶釵忙一把拉住，笑道：「你又發瘋了，還不給我坐下呢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要是個男人，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；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？真真好笑！」湘雲道：「既不叫問他去，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僧們院裡一處住去，豈不是好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明日再商量。」說著，人報：「三姑娘四姑娘來了。」三人聽說，忙掩了口，不提此事。

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